



常 在 心 头

■ Changzai Xintou

■ 严沁系列小说集 22

■ 像他这样的人，
还有什么资格去爱与被爱？

.....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严沁系列小说集

Yanqin Xilie Xiaoshuoji

22

常在心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常在心头/严沁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

(严沁系列小说集)

ISBN 7-5059-3249-7

I. 常... II. 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596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00873

书 名	严沁系列小说集
作 者	严沁 (香港)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所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若竹
责任校对	宋小燕 荣荣
责任印制	董 华
排 版	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
印 刷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8500 千字
印 张	430
插 页	100 页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249-7/I·2459
全套定价	730.00 元 (14.50 元)

严沁系列小说集

Yanqin Xilie Xiaoshuoji



严沁——备受海内外华人爱戴的知名作家，著有百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她写情：爱情、亲情、友情，以至种种世间情。作品散发着她触感而生的情爱芬芳，教万千华人读者尽陶醉于她小说的爱情世界。

- | | |
|------------|--------------|
| 1. 梦中缠绵 | 26. 晨 星 |
| 2. 爱神的影子 | 27. 雪在流 |
| 3. 让我飘过 | 28. 逝 |
| 4. 不归路 | 29. 夜 露 |
| 5. 夜是温柔 | 30. 簾卷西风 |
| 6. 孤 浪 | 31. 该不该让他知道 |
| 7. 情在深时 | 32. 今生若比永恒长 |
| 8. 水 云 | 33. 斯人独憔悴 |
| 9. 沙峇玫瑰 | 34. 灯影之外 |
| 10. 流水不再浪漫 | 35. 故人风雨 |
| 11. 悠然此心 | 36. 风里百合 |
| 12. 轻舟激浪 | 37. 无 怨 |
| 13. 云外千峰 | 38. 绿色山庄 |
| 14. 茫茫路 | 39. 无歌的幽谷 |
| 15. 千帆尽处 | 40. 静听寂寞 |
| 16. 殒 星 | 41. 最后的温柔 |
| 17. 冬 绿 | 42. 黑色太阳 |
| 18. 桑 园 | 43. 凝香泉 |
| 19. 菩 提 | 44. 浪里滔滔 |
| 20. 心 影 | 45. 光年中的一瞬 |
| 21. 草 浪 | 46. 世纪末的故事 |
| 22. 常在心头 | 47. 当你沉睡时 |
| 23. 烟波千里 | 48. 如果她不知道 |
| 24. 摘 星 | 49. 拥抱寂寞 |
| 25. 缘 起 | 50. 你的抱歉说得太迟 |

那是一幢两层楼高的房子，围绕着一个不算太大的花园，附近有几幢类似的房子，也有几幢新建六层楼的大厦，环境非常好。

因为房子建在山顶，平常没有什么人来。所以连车辆也很少，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都是住在这儿的“自己人”。

那幢围绕着花园的洋房有个很高却很漂亮的镂花铁门，从门外望去，花园中整理得十分整齐、美观，各式各样的花盛开着，旁边还有个小小的温室，四周都是玻璃，看得见温室里吊挂着、摆着不少兰花。

铁门边的黑色大理石柱上，有两个金色的字“晴园”。

“晴园”的美，不在那气派豪华，而在它的幽静、它的雅致，而在它的——遗世独立。

“晴园”里住着怎样的主人呢？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老人？身体不好的美丽女主人，或是——

一辆雪白的小跑车停在门前，铁门立刻开启，跑车

驶了进去，跑车上坐着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在人人都喜欢“保时捷”的今天，这女孩子竟驾了辆“潘迪”火鸟，或者就像她的人吧？也是与众不同的。

她不是骄纵的富家女型，也不是文艺小说里不食人间烟火的梦幻型，她不特别冷漠，也不特别热情，她只是很淡，淡得——很遥远似的。

而且她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傲气。

她的傲气不是言语，不是表情，不是行动，而是自然而然、不知不觉中散发出来的。

停好车，她大步走进去。

一个身穿白衫黑裤的女佣迎着她进去。

“小姐，回来了。”女佣说。

她正想问母亲在不在家，突然听见楼上传下来的歌声，是好古老、好古老的一首歌——You are always in my heart——《常在心头》。不必再问，她已确定母亲在家，这是母亲唯一要听的歌，也是母亲唯一的唱片。

她快步奔上楼，只见母亲坐在卧室的阳台上，床头柜上的古老唱机正播送出那首歌。

“妈妈，我回来了！”她叫。

母亲回头，大约五十岁，却依然美丽动人；眉宇之间似乎有一抹好柔好柔的忧郁。

“容若，”母亲唤着女儿的名字，“我竟没有听见你的车声，你没开车回来？”

“车声那么大也听不见？”容若笑，即使对母亲的笑

容也是那么淡。“你是全溶进音乐里了。”

歌声就在这时候停了下来，母亲指一指，容若快步过去收拾起唱机。

容若常常想，这是不是香港唯一的古老唱机？大约是四十年代的，要用手摇，每唱一次要换一次唱针的。唱片又厚又重七十八转的，这么古老的东西，母亲竟保留了四十年，这里面——是否有原因？

“这是我们陶家的传家宝，是吗？”她开玩笑。

“不，不是陶家的，是我的。”母亲立刻说。

容若呆愣一下，不是陶家的？这话怎说？她叫陶容若，母亲是陶太太，虽然父亲已经过世，却也没有理由说这房子里的东西不是陶家的。

“妈妈——”她愣愣地。

“是我陪嫁的东西。”母亲吸一口气，转过脸去。

原来如此。

容若小心地把唱机盖子盖好，她知道这是母亲最心爱的，连工人抹灰都不许，必须由母亲亲自动手。

“今天回来得比较早？”母亲移转话题。

“是！有个教授去英国开会，我们自动放假。”容若的口吻很孩子气，神情却不是。

或者她的一切神情都太淡，连孩子气也看不出吧！

“现在的学生真舒服。”母亲靠在安乐椅上。

“你们那时的学生很痛苦？”容若问。

“不是痛苦，只是没有你们这么多自由。”母亲摇头。

“自由？”容若耸耸肩。“我很管束自己的，太多自由对我也是没有用的。”

母亲看女儿一眼，没出声。

“是不是我比较像爸爸？”容若问。

“也许吧！”母亲随口说。

“我对爸爸已没什么印象，”容若坐下来，“只记得他很漂亮、很高大、很神气。”

“是——他已离开我们很久、很久了。”母亲说，还带了一声似真似幻的叹息。

母亲和父亲的感情一定很好，母亲一直不肯对父亲用去世两个字，而只用离开。

他们的感情很令人羡慕的，很——天长地久的，是吧！现代再也难找到这种感情了。

“妈妈，放暑假我们去旅行，好不好？”容若突然说，“美国签证难办，我们可以去欧洲，如何？”

“旅行太累了，我不适合。”母亲连考虑也不考虑。

“什么不适合？你又不是七老八十，”容若摇头，“走一走，看一看各地的风景，我担保你身体更好。”

“我现在身体不好吗？”母亲反问。

“我觉得你心境比年龄老。”容若直视母亲。

“的确是老了嘛！你都这么大了。”母亲笑容若也笑。

“才怪呢！我们每次出去，不是都有人当你是我姊姊？”

“人家故意令我开心的，”母亲说，“你长得完全不

像我，又怎能像姊姊呢？你比我漂亮。”

“不，我同学都说你比我漂亮。”容若开心地说：“也许我外型、五官比你好看，但你美在意境。”

“谁说的？人还可以美在意境？”母亲笑。

“怎么不行呢？他们是这么说的。”容若说。

母亲透一口气，站起来从阳台走回来。

“还没有找到你看得上眼的男孩子？”母亲问。

“急什么呢？我才二十一岁。”容若淡淡地。“你都三十岁才生我，不是吗？”

“我——那时身体不好。”母亲说。

“我们现在是流行晚婚，很多女孩子三十岁才结婚，多享受几年自由自在的日子。”容若说。

“流行是一回事，你眼光太高，找不到男朋友，到了三十岁就迟了。”母亲说。

“那也无所谓，我陪你过一辈子，岂不更好？”她笑。

“傻孩子，你陪得了妈妈一辈子吗？”母亲白她一眼，“女孩子始终要嫁的。”

“那是上一代的思想，”容若不同意地说，“如今女性喜欢独立自主，结婚只是次要的。”

“那是没有爱过的人说的，”母亲肯定地，“爱情来到时，我保证你什么条件都会放弃。”

“妈妈，你错了，今天的男士们已与你那年代不同，个个都小家子气又没本事，感情不专一，更现实得可怕，说实在的，我没兴趣。”容若说。

“这是什么话，我不相信找不到一个好男孩。”母亲正色地说：“你不能先持有排斥的心理。”

“我不排斥任何人，只是——试想，学历和我一样，能力和我差不多，我有什么理由看上他们？”容若说。

“这儿毕业立刻出国。”母亲说。

“也一样，全世界的男士们没有什么差别，”容若说，“对你施一点小惠，就想得到你灵魂了。”

“说得那么可怕，我不相信。”母亲笑了。

“真的，我没有夸大其词，”容若说，“你太少接触外面的社会，你不知道人心变得多坏。”

“你这孩子，竟也和你爸爸一样偏激。”母亲叹一口气，“态度平和些，对你有好处的。”

“我承认比较偏激，但事实上，现在的男孩子和你那个时代绝对不同了。”容若想一想。“有时候见小说里描写以前的那种感情，的确羡慕得不得了，如果我能碰到，放心，我全面投降。”

“那我就放心些了。”母亲笑。

女佣敲门进来。

“小姐，点心预备好了。”

“好，我就下楼。”容若点头，“妈妈，陪我下楼吃一点东西，嗯？”

“现在吃点心？不用晚餐了？”母亲看表。

“晚上学校有个晚会，”容若说，“我答应倩儿她们一定去的。”

“晚会？跳舞？”母亲意外地。

“我会跳舞吗？”容若站起来。“有一些表演什么的，主要是联络同学之间的感情。”

“那就快去吃点心，”母亲说，“你自己下去吧！”

容若对母亲笑一笑，转身出去。

当她走到楼梯上时，背后又飘来那首古老的恋歌《常在心头》，那是一首属于母亲的歌。

或者——有一天她能知道歌曲里的故事？会有这么一天吗？会吗？

她坐在宽敞的饭厅里吃点心，是鸡汤水饺，女佣站在背后伺候着。

“四姐，妈妈今天有没有出去？”容若问。

从窗口望去，母亲那辆奔驰四五〇好像很久没动过的样子。

“没有。夫人总在楼上听歌，”四姐摇头，“就是听那一首歌。”

“你会不会唱了？”容若笑。

“会哼那首歌啦！”四姐是几十年的老佣人。“那些英文鬼话，我就不懂了，夫人——怎么总听那首歌呢？”

“或者是爸爸和她的订情之歌？”她猜。

“以前老爷在时，夫人从来不听的，”四姐摇头，“少爷去医务所时夫人才听。”

容若的父亲以前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名医，所以他去世后，留给太太、女儿的家产也十分可观，也因此使她们能过人上人的生活。

“真是这样？”容若意外地。

“是真的。”四姊偷偷朝楼上望一眼。“而且——我知道老爷不喜欢这首歌。”

“是吗？你怎么知道？”容若追问。

“有一次——我听见他们吵架，就是为了这首歌。”四姐悄声说。

“他们——爸爸和妈妈也吵架吗？”容若大吃一惊。在她印象里，父母亲感情好得不得了，父亲甚至不会对母亲大声说话。

“是——别提了，”四姐很害怕的样子，“事情已经过去了，提起来不好。”

容若点点头，继续吃她的点心。

她相信四姐的话，除了四姐在她家几十年外，四姐还是个十分忠诚的人，她真的相信她所说的。

只是——难道父母之间的感情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么好？母亲那首歌真的另有一个故事？

她——真是渴望知道。

学校的礼堂里，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这个晚会虽然不是舞会，却也不像普通的表演会——观众坐在台下，表演者在台上的那般隔膜。

表演还没开始，椅子已排好在四边。

容若是去接了林倩儿之后一起来的，倩儿也住在半山，接她只是顺路。

容若穿着白色细麻衫裙，她总是穿白色，非常适合她的一种颜色，能配合她很遥远的那种淡。

她们一起步入礼堂，找不到熟同学，就先随意找位子坐下来，反正还有五分钟晚会就开始了。

同学们都穿得很整齐，和平日在教室中所见的大不相同。其实容若已经三年级了，却只认识很少的人，这和她的淡漠有关吧！

有人宣布晚会开始，三五成群的人都找位子坐下。一个男孩子走到容若旁边，低声而礼貌地问：“我能坐下吗？”

“当然。”容若点点头。

即使她笑，依然是淡而远的，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吸引力，何况她美丽。

她并没有注意旁边的男孩是什么样子，这与她没有什么关系，晚会结束大家分开，以后可能再也碰不到。

她绝对不会在这种场合里去认识男孩子的。

她和倩儿聊几句，又一个连一个地看表演，对同学们的表演如果不期望太高，实在相当好了。

司仪又在报告节目，容若也没怎么留意听，她身边的男孩子站起来，拿着小提琴走了出去。

哦！原来那男孩子还是表演者呢！

他站在当中，相当高，而且也瘦，是那种潇洒的瘦，不是瘦得见骨的那种。

站得远，看不见他的模样，却看得见他的气质很好，非常好。

他穿了一身黑，黑西装、黑衬衫，很突出的形象。

“他是谁？”容若正在想这问题时，倩儿先开口问

了。

容若耸耸肩，她怎么知道呢？

“我们校园里也会有这么出色的人物？”倩儿问。

容若还是没出声，因为那男孩已开始表演。

一听那曲子，容若就呆住了。

那不是——母亲的那首歌？那首古老恋歌《常在心
头》吗？这男孩也奏这曲子？

不容她多想，熟悉的音符像流水般地泻出来；是母
亲的那首曲子，那首起码有四十年的古老曲子，这男孩
不过二十多岁，他也会这首歌？

容若觉得自己仿佛在梦中，那是不可能的事，这首
歌肯定“失传”了，或者不该说失传，但她的确不曾
除了她家中之外的任何地方听过。

而这男孩却会演奏，这——是一种巧合？一种带着
某种深意的巧合？

她不曾听见那男孩演奏完，只听见掌声，啊——她
下意识地跟着拍手，那男孩已鞠躬，从容不迫地朝她走
来——不，不是朝她走来，是回到他的位子上。

这下子，容若开始不安起来，她的不安在于——她
可不可以问问这首曲子的事？

然而这毕竟是冒昧的，所以她没有开口，直到晚会
结束，大家都站起来，预备离开。

“走吧！”倩儿推推她。“今晚节目还算精彩。”

“哎——好，”容若点点头，忍不住朝那男孩望去，
意料之外的是，那男孩也正望着她，她心头一震，立刻

说：“我们走。”

才走两步，就有声音拉住了她。

“你可知道，无论远近，我都无法看清楚你。”男孩子的声音，是——他吗？

容若和倩儿一起回头，这男孩在说谁？他看不清楚谁？

男孩子的视线始终停留在容若的脸上，带着一抹困惑、一抹深思、一抹探索之色。

“我始终没有看清楚你，”他叹息，“你坐在我旁边，离我这么近，我还是看不清。”

容若愕然地指着自己，是她。

“你的脸——淡得那么遥远，我竟看不清，”他又说，“我没有见过比你更奇妙的人。”

这一刹那，容若十分动容，因为他是第一个能欣赏她的人，他说淡而远。

“看人——有时不必用眼睛，”她说得幽默，“用感觉去看可能更真实些。”

“啊——感觉！”他一震，恍然大悟。“你说感觉。”

“是。”容若直视他。是的，他是个漂亮的男孩，非常漂亮，尤其是那一身醒目的黑，更能衬托出他与众不同的气质——他和容若都有不同的气质。“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选那首曲子演奏？”

“因为，它美丽，因为我喜欢。”他立刻又说：“你——为什么问？”

“那是一首起码四十年的古老曲子，我不相信现在

还有人记得它。”她说。

“你又怎么知道？”他凝望着她。

“因为它美丽，因为我喜欢。”她笑了。

他似乎被她那淡淡的笑容所震住了，愣愣地呆望着她出不了声。

“你演奏得很好，再见。”她说。

转身挽着倩儿离开。

“等一等——我是傅以哲，”他叫，“我该怎么称呼你？”

容若再转头，留下淡淡的嫣然一笑，飘然而去。

“那个傅以哲好像从地底冒出来的，”倩儿还在研究，“我发誓以前没见过他。”

容若只是专心开车，什么话也没说。

“我看他是故意坐在你旁边的。”倩儿又说。

容若看她一眼，摇摇头。

“倩儿，我发觉你今夜话特别多。”她说。

“是你特别沉默吧？”倩儿笑。“我看那个傅以哲啊，八成是对你有意了。”

“这么简单的事？”容若不以为然。

“今夜你们俩一黑一白相映成趣，又坐在一起，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朝我们这儿望。”倩儿笑。“起先我还以为自己蛮有吸引力的，原来是会错了意。”

“林倩儿，今夜你简直无可救药。”容若还是那种淡淡的笑容。

她们俩是好朋友，又是中学同学，也不怕玩笑开得

过分，因为她们太了解了。

“是我无可救药？或是那位傅先生的对白过于文艺呢？”倩儿大笑。

“随你说吧！”容若不以为意。

“他说看不清楚你哦！你说用感觉去看，天衣无缝的对白嘛！”倩儿继续打趣着。

“不是被你说成黑白双煞吗？”容若风趣的。

倩儿不响，哼了几句歌词。

“他今夜演奏的是什么曲子？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呢？”倩儿问。

“我刚才不是问过他了吗？”容若说：“那是四十年前的古老恋歌，叫《常在心头》。”

“哇！真够浪漫，”倩儿怪叫，“他是为你演奏的，是不是？我担保今晚只有你一个人懂这首歌。”

“是吗？”容若不置可否。

“还有，我担保明天他就会来找你了。”倩儿说。

“你可以挂牌替人算命了，这么灵！”容若笑。“我可是连傅先生的样子也没看清楚。”

“这不正好？你看不清他，他看不清你，大家一起来个像雾又像花的恋爱。”倩儿兴高采烈地说：“喂！别傅先生这、傅先生那了，真难受！”

“还恋爱呢！”容若摇头。“我们叫他什么？A君？B君？”

“该是F君，傅嘛！”倩儿大笑。

容若把车驶进倩儿家的大厦停车场。